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無時不念家鄉也

陳子銘

那封信瀰散著感傷。他們認為他們生活的地方是外地，儘管他們兄弟在那兒已經二十幾年。南洋，不過是他們謀生的地方。

哥哥清源帶著弟弟清池和外甥文場在南洋，母親在老家後柯，父親已逝，那是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他們的狀況不太好。

他們謀生的地方應該是在馬來亞的某個城市，家鄉沒有直達的船班，出一趟門，非常折騰。四年前清池第一次出洋時，從廈門港啟程，經汕頭到叻，應該是新加坡，花去十日左右，然後再往嶼，再往圖西，再往吧魯，最後到宜禮，可能是哥哥生活的城市，頭尾花掉二十日左右，中間每經一個碼頭都停留幾天等待船期。出發時他乘的是一艘叫豐茂號的大輪船，以後不斷換乘船隻。要知道，他們可不是有閒在海上悠遊的闊佬，他們是去打拼

的，身無長物，只盼著快點到岸，找到頭路，好回家裡寄錢。

清源對母親懷著深深的內疚。每一次給家裡寫信，落款都自稱不孝兒。年老，多病，一個人孤零零在家，雖然有姐妹，但都已出嫁，伺母到底不方便。

他離家已經許多年了，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家書是在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，那時，他年輕，父親健在，弟弟還小，他可以放心在外，掙錢供養父母，讓弟弟上學，順帶照應下其他家人。中間回家娶了親。然後，哥哥帶走弟弟，舅舅帶走外甥，總有一天，外甥還會帶走外甥。他還有若干個叔叔、姑姑，時在信裡提及，是親緣挺好的一家人。在南洋十幾年，他的生理好像沒多大起色，家人卻寥落了。

一定又是母親的來信，撩動他的心思。總是這樣，一次次地問起，什麼時候回家。他的眼裡，滿是母親的白髮，寂寞

的眼神，這令他暖心又不堪。少小離家，老大了能回幾趟？到如今，父亡了母老了，外甥們成人了，母親在家的那一頭，自己在南洋的這一頭，輾轉轉轉的船路，就像曲曲折折的人生，他想回，還能回嗎？

「兒兄弟自托身異國，無時不念家鄉也。但未能在家奉伺甘旨，自知有不孝之大罪也。祈望慈親在堂早晚加飯增衣，珍重玉體為要，使兒之罪方可稍消矣。」好古風的一段表白，讓人想兩個那遠方的兒子，恭恭敬敬地長揖，淚目。

也怪命理不通，在外地這麼多年，生理老是不好。年初，兄弟倆又和人在昔仔呼做鈎鈎寮，先行投了一大筆錢，手頭很緊，心思都在生理上，覺怕都不安寧，也就沒給家裡寫信了。

「沒別的原因，母親，別為兒子擔心，」他們安慰道。天曉得他們是不是正擔心得要命。不多的身家都在裡頭了，眼

巴巴的盼著回本呢。現在是三月，到七、八月，可以收點資利，那時，兒子們就可以回家。

等到了七、八月，兄弟倆真的就可以回家看母親了嗎？

往後一百天，母親是掐著手指算過來的嗎？

南洋兩兄弟，在信裡露著自己的疲憊與努力，出去路長，沒想到回家的路更長。許多人會這樣掙扎一輩子，回家的路，也就這樣望了一輩子。人間世，能把親情隔開的，有時是海水，有時是離亂，有時，僅僅是一次缺錢，人們就回不來家了。可是，誰不是一邊想放棄，一邊咬牙努力。

想那柯家的兄弟，這時一定眼神悲傷，守著他們的鈎鈎寮，三月的風吹著他們的臉，涼涼的。隔著大片的光陰，今天我等，只能遠遠的說，會好的，加油。

光緒三十二年，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份，柯家兄弟的唐山，革命黨和保皇黨在報紙上爭執不休，朝廷說要立憲了，地方上辦了新式學校和工廠，國家做出努力要富強的樣子。

但願真有一天，他們的國家，能讓他們子民，父母在的，不要流落他鄉；流落他鄉的，可以隨時回家。

永遠的年味兒

陳桂珍

「半盞屠蘇猶未舉，燈前小草寫桃符。」年邁著輕快的腳步，越來越近了。大街小巷張燈結綵，大紅的中國結、紅燈籠高高掛起來，喜氣洋洋地迎接新年的到來。

趕大集、逛超市、買年貨……家家戶戶忙忙碌碌，歡歡喜喜，大包小包地往家裡拎。雖然大年初一商場也照常開門，但人們還是習慣性地「囤年貨」。好像這一囤，就把一年的收穫與圓滿都囤住了，把下一年的希望與祝福也囤住了。

不由得就想起了兒時，一進臘月，就天天盼著過年。每天掰著手指頭數日子，盼著過年能吃到平日裡吃不到的好東西，盼著過年穿新衣戴新帽，盼著過年放鞭炮、放滴滴金兒。那時的日子很窮，窮得只有過年過節才能打打牙祭，但是很快樂；那時的年味很濃，濃得像化不開的蜜糖，甜津津的，讓人一輩子忘不了。

臘月二十三又稱「小年」，一到這天，家家戶戶就開始忙活起來。我們全家更是總動員，母親指揮著我們打掃衛生，念叨：「家裡的邊邊角角都要清掃乾淨，趕走一年的污穢和窮氣，讓新年的福氣好運跑進家裡來。」我們自然希望過上好日子，希望每天都能像過年一樣吃大魚大肉白面饅頭，於是幹得格外起勁兒，掃屋頂，掃牆角，掃院子、擦窗戶……不遺漏任何一個角落，不

放過一絲蜘蛛絲兒。

廚房裡，煙霧蒸騰，各種食材在鐵鍋裡翻滾，蒸饅頭、炸丸子、炸酥肉，香氣四溢。媽媽蒸的饅頭總是又大又白又喧騰，掀開鍋蓋的瞬間，熱氣裹挾著麥香撲面而來，雪白的饅頭擠擠挨挨，像一個個胖嘟嘟的雪娃娃。我們什麼「就頭」都不用，抱著熱騰騰的大饅頭，一口氣兒就能吃掉兩三個。

零星星的鞭炮聲一直響到年三十兒，穿上母親一針一線縫製的新褂子，新棉襖，嘖嘖喳喳地幫著大人貼春聯、掛燈籠。紅色的春聯貼在門上，像披紅掛綵的新郎官兒，喜慶的氛圍一下子就出來了。兩個妹妹最喜歡貼福字，水缸上、糧甕上、迎門牆、雞窩旁……能貼的地方都貼上；正著貼，倒著貼，歪著貼……總之，無論怎樣貼，都寓意著福氣臨門，福氣多多；無論怎樣貼，貼上的都是喜慶，是祝福，是希望；大門兩旁掛起了紅燈籠，平時節儉的父親用了100瓦的燈泡，映照得門前紅通通，亮堂堂的，過年的歡喜和吉祥溢滿心懷。

年夜飯是全家團聚的時刻。桌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菜餚，父母端起了酒杯，我們也舉起了平時難得品嚐的酸酸甜甜的各種飲料。

全家圍坐在一起，舉杯共飲，整個房間充滿了歡聲笑語。

看著春晚，吃著團圓飯，嗑著瓜子，等待零點的鐘聲敲過，母親端上了新年的傳統美食——水餃。母親包水餃一絕，皮薄餡

兒大，每一個水餃都玲瓏精緻，彎彎胖胖的，像個小元寶，吃一口唇齒生香。吃著水餃，聽著窗外辟里啪啦不斷的鞭炮聲，偶爾有禮花升上天空，照得遠處近處一片五彩繽紛，我們興奮地看著，聊著，感覺整個世界都熱鬧溫暖了起來。那是家的味道，年的味道，是珍藏在記憶裡最溫馨的回憶。

隨著歲月流逝，我遠離故土，回家的機會越來越少。但每到過年，心中的那份牽掛卻從未減少。所幸，科技的進步讓我可以通過視頻電話與遠方的親人團聚，即使身處異地，也能感受到家的溫暖。

去年除夕，80高齡的老母親親自下廚，炸魚、炸酥肉、炸丸子、拌肉餡兒。哥哥發起視頻共享電話，老媽邊忙活邊樂呵呵地說：「都回來吃啊，大魚大肉吃不完，都回來幫忙吃！」我們姊妹們熱烈響應著，不約而同地哈哈大笑，隔著屏幕，我彷彿又聞到了家的香味，感受到了媽媽的味道。

有人說，物質豐富了，年味淡了；禁放鞭炮了，沒有年味了。其實，年味一直在那裡，從未離棄。只是過年的方式與時俱進，變得與以往有所不同。不管過年的形式怎麼變，年味依然存在于每一個家庭，每一頓飯菜，每一份關愛中。無論生活如何變遷，年味的核心始終未變。年味，是情感的傳承，是對家與愛的堅守，對未來美好的祝福和期盼。

無論千山萬水，年在那裡，家在那裡，親情和守候就一直在那裡。

眼角的皺紋如同綻放的菊花，滿是親切與和善。

我笑著和阿伯攀談起來，阿伯操著一口帶著濃重鄉音的粵語熱情回應我。得知我對這麥芽糖感興趣，阿伯笑得更開心了，眼睛眯成了一條縫。他一邊說著，一邊就忙活起來。只見他從單車的車把上取下兩根細長的筷子，伸進那鍋裡。鍋裡的麥芽糖呈現出溫潤的金黃色，像是被陽光浸泡過，濃稠得如同琥珀一般。阿伯熟練地將筷子在鍋裡輕輕攪動幾圈，然後緩緩提起，筷子上便纏上了厚厚的一層麥芽糖。那麥芽糖絲拉得老長，卻怎麼也不斷，在微風中輕輕晃動，泛著迷人的光澤。

阿伯一邊攪著糖，一邊跟我介紹：「後生子，呢個麥芽糖系我自家做嘅，用嘅全部都係靚料，好多人食過都返尋味。」他還說，這看似簡單的麥芽糖，製作起來工序可不少，從選料到熬製，每一步都得拿捏得準準的，稍有差池，味道就不對了。說話間，阿伯已經把纏好的麥芽糖遞給我，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，那香甜軟糯的滋味瞬間在口腔中散開，一直甜到了心底。

有溫度，輕輕擁抱著每一寸土地。遠處的山巒，在月華的沐浴下顯得朦朧而巍峨，宛如一條沉睡的巨龍，與這寧靜的村莊相依相伴。田間蜿蜒的小路，泛著清冷的光澤，如同大地的脈絡，引領著人們探尋未知的遠方。偶爾有幾聲犬吠打破夜的寂靜，卻又在瞬間被月色淹沒，只留下無盡的靜謐。

而月光下的庭院，更是別有一番韻味。那扇老舊的木門，在月光的映照下斑駁陸離，彷彿每一道裂痕都在訴說著往昔的故事。院子裡的老槐樹，枝桠肆意張揚，與皎潔的月光交織出一幅古樸而蒼勁的水墨畫卷。地上的積雪，在月光的照耀下閃爍著熠熠的光芒，宛如無數顆細碎的鑽石，璀璨奪目。我輕輕踩在上面，腳下發出「咯吱咯吱」的聲音，在這寂靜的夜裡顯得格外清晰。月光透過枝桠的縫隙，灑下一地的碎銀，仿若天上的星星不小心遺落在這裡。

我靜靜地佇立在庭院中，沐浴在這如水的月光下，思緒也隨之飄盪。這冬夜的月亮，不知見證了多少人間的悲歡離合，又撫慰了多少顆疲倦的心靈。它就那樣默默地高懸著，無論世事如何變遷，始終堅守著自己

剎那間，兒時的記憶如潮水般洶湧襲來。小時候，每當聽到村口傳來賣麥芽糖的吆喝聲，我總會迫不及待地拉著母親的手，一路小跑著奔過去。母親總是微笑著，眼神裡滿是寵溺，掏出幾毛錢為我買下那用筷子捲著的、稠稠的麥芽糖。我滿心歡喜地舉著，邊吃邊笑，糖絲偶爾粘在嘴角，母親總會溫柔地幫我拭去。

那時的的日子簡單又快樂，放學後和小夥伴們在田野裡肆意奔跑，累了就聚在村口，分享著這甜蜜的麥芽糖。家鄉的每一寸土地，都印刻著我們童年的足跡。

如今，歲月流轉，母親的青絲添了白髮，曾經的小夥伴也各奔東西。但此刻，這一口麥芽糖的味道，將我與過去緊緊相連。這份甜蜜，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靈魂深處，成為我生命中最珍貴的寶藏。

我輕輕捧起這盒麥芽糖，就在這一瞬間，年末工作堆積的疲憊、生活瑣事帶來的煩憂，都如輕煙般慢慢散去。這份甜，是歲月饋贈的禮物，讓我在忙碌奔波中尋得一處安寧歸所，往後的日子，也似被這糖香溫柔包裹。

的軌跡，將清輝灑向人間。

想起那些曾經在月光下度過的日子，兒時與夥伴們在庭院裡追逐嬉戲，月光將我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。那時的我們，無憂無慮，歡笑聲在月光下迴盪。而如今，歲月流轉，夥伴們各奔東西，只剩下這輪明月，依舊如初。

冬夜的風，帶著絲絲寒意，吹過臉頰，卻吹不散我心中的思緒。月光下，我彷彿看到了時光的流轉，看到了生命的蓬勃與希望不斷交替。這月亮，這月色，這月光，它們不僅僅是自然的景致，更是歲月的見證者，是心靈的棲息地。

在這寒冷的冬夜，月亮用它的光芒，照亮了黑暗，也照亮了我內心深處的角落。它讓我明白，生活中縱然會有坎坷，但總有一份美好在前方熠熠生輝，總有一份溫暖會在不经意间悄然降臨。

當黎明的曙光漸漸驅散夜色，月亮悄然隱去，可它留下的那份美好與寧靜，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間。我期待著下一個冬夜，再次與這月亮相逢，傾聽它的低語，感受它的溫柔。

臘月年集煙火人間

謝家璋

歲暮冬深，年味漸濃。一入臘月，年的氣息便如春水初生般瀾漫開來。

兒時，趕年集是年前最令人翹首以盼的盛事。臨近新年那幾日，父母總帶我和弟弟去鎮上的集市採買年貨。清晨，與鄰里結伴而行，歡聲笑語間，不知不覺已至集市。人群熙攘，攤位林立，吆喝聲此起彼伏，熱鬧非凡。放眼望去，琳琅滿目的商品讓人目不暇接。

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幾個小攤，擺放著現宰的雞鴨牛羊和新鮮的魚蝦。父親上前詢問一番後，拎了兩隻雞和一大塊牛肉回來。

這些是要拿回家燻制的，那時候家裡吃肉的機會不多，唯有過年時桌上的肉菜才能豐盛些。父親每年都會親手烹製滷味，其香醇的味道令我一年都念念不忘。除此之外，家常蔬菜也是必不可少，冬天吃久了地窖裡的青菜，終於能在過年時換些口味。

油麥菜、蘆筍、茄子等應有盡有，母親依照家人的喜好挑選，很快手裡就提滿了各種蔬菜。

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伴隨著一股熱騰騰的香氣，新鮮的爆米花出爐了。只見不遠處燃燒的爐火旁，一位大叔正將爆米花倒進盆裡，白花花的顆粒如瀑布般傾瀉而下。除了玉米花，還有大米花，鼓囊囊地裝滿幾大包，引來不少人圍觀。

我和弟弟饞得直嘍口水，拉著母親湊過去，買完卻不肯離去，非要等到下一次爆米花出爐。不久，爐子搖起來了，我們幾個孩子在一旁摀住耳朵，興奮地叫喊著，直到又一聲巨響後，才戀戀不捨地離開。

再往前走，炒瓜子的攤位旁圍滿了人。新出鍋的瓜子剛被搶購一空，母親拿著稱好的一大包瓜子，喊我們過來嘗鮮，新炒的瓜子還冒著熱氣，香脆可口。一路上還有許多賣小吃的攤位，麻花、散子、江米條……焦黃的顏色十分誘人，走近便能聞到淡淡的油香味。我和弟弟吵嚷著要買，母親笑著一一滿足了我們的要求。買罷，我們一路邊走邊吃，心中的喜悅溢于言表。

繼續前行，終於到了賣糖果的地方。五顏六色的糖果看得人眼花繚亂，高粱餡、話梅糖……沒有哪個小孩能抵擋住這甜蜜的誘惑。

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衝上前去，手忙腳亂地挑選起來。那時每年只有過年才有糖吃，我們定不會錯過這個機會，恨不得把一年的糖全都塞進口袋。

趕年集，最重要的則是買對聯和福字。來到那片最熱鬧紅火的地方，幅幅燙金的春聯擺在小攤上，印滿了美好的新年祝願；張張紅紙上印著福字，在花紋點綴下顯得格外精緻；盞盞紅燈籠錯落有致，面上畫著牡丹、元寶等圖案，下方懸著的穗子在風中輕輕搖曳，喜慶又生動。一番精挑細選過後，便是為我和弟弟選購新衣的時候了。每年過年，家裡都會為我們買一身新衣裳，圖個好彩頭。衣褲、手絹、鞋襪一樣也不少，我接過自己的新衣，小心翼翼地抱在懷裡，回家後整齊齊地疊好，只待大年初一早上穿上，以嶄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。

不知不覺間，年集在一片熱鬧喜慶的氛圍中接近尾聲。在這溫暖的煙火氣裡，人人皆是滿載而歸，心中充滿了對新年的期待與憧憬。



文藝副刊

海韻